

小草憶往

· 張健常 ·



「大風來，把頭搖一搖，風停了，又挺直腰；大雨來，彎著背，讓雨澆，雨停了，抬起頭，站直腳」。當年王夢麟作詞的民歌「小草」紅極一時，清爽的旋律讓人朗朗上口，而微小堅韌，隨人踐踏卻始終逆來順受的小草，像極了新生的境遇，這小草，也是官校新生的代名詞。

那年甫結束三個月翻滾黃埔草皮衝山頭的革命洗禮，乘著軍用卡車來到岡山，踢著正步進入凱旋門，迎接

的是貌似豺狼虎豹的實習幹部，雖脫離了苦海，卻掉入另一個深淵，「新生月」重新塑造了窳橋人的身段與氣質。

我們住的寢室叫「海文樓」，是用內務櫃隔間的大通舖，學長學弟擠在同個屋簷下，洗澡也共用同個大浴室，新生乖的像老鼠，沒事眼睛都不敢隨意飄動一下。出了戶外，前方幾幢建築圍起來的空地是大隊集合場，顧名思義是大隊集合點名、聽訓、出操的地盤，通常新生的「餘興活動」還有繞著廣場跑圈子，實習幹部口頭禪經常是「稍息後大隊集合場一圈」，於是乎全隊新生就像獵狗追兔子一般衝鋒狂奔，偶爾會叫暫停，然後反向再跑一圈，先前拔得頭籌的幾位健



起，踏進凱旋門，開始「小草」般的教育訓練生活，一個口令一個動作，即便歷經磨難，卻依然堅韌挺立。

腳馬上落後成尾巴，玩過幾次之後，大家也學到教訓或默契：「團體生活中強出頭的也討不到便宜」。

假日能順利外出如登天，軍紀操是另一種磨練，出操俗稱「打鳥」，全副武裝扛著步槍，即使徒手基本教練，在太陽底下滋味也真不好受，通常也混合著跑步或交互蹲跳，總要操他個汗流浹背、四肢痠疼方才罷休。新生洗餐廳也是一大絕，這官校必修學分根本是開運動會，餐廳裡運動項目多半是交互蹲跳，差別只是穿拖鞋帶臉盆，等操夠了再依不同分工區域，在有限時間將餐廳弄乾淨，同時也達到了運動效果。

當年運動風氣頗盛，下午課後經常集合跑環場，一圈十公里差不多要四十分鐘，三不五時也有晨跑，路線是離開生活區沿飛指部前繞大坪邊緣進入東滑行道，跑到北頭再折返。冬天天清晨常有濃霧，有幾次悶頭跑著跑著差點撞到飛機，這俗稱「T-pipe」的噴射教練機，時常在校區上空繞圈子，有時拉個close小航線，遠看就像個迴力十字鏢在天空畫半個圓，既酷又帥，即使停在地面也是虎虎生風。

個頭蠻高的葉隊長外號頑皮豹，帶頭訓練很有一套，依同學體能分組，「羚羊組」打頭陣，「鐵牛組」壓

後衛，確保無人脫隊，還自創一詞：「天天練就厲害」，果真是拼了個莒光連隊。時任總長是郝柏村先生，推動營區圍籬綠美化又要兼顧安全，枝幹帶刺的九重葛雀屏中選，一時間插枝種植三角梅蔚為全校運動，每人都悉心栽培好幾盆，亦規劃責任區，每天澆水、灌溉忙得不亦樂乎，只是多年以後政策無以為繼，各營區圍牆陸續改為鋼筋水泥外加刺刀蛇籠網，茂密綠蔭也砍伐殆盡了。

在教室的下課時間常不得閒，通常敲鐘後就聽聞「教室門口就定位」，還是一樣跳跳跳，有位學長上課時打瞌睡，下課後立刻生龍活虎地發號口令，讓教數學的李嗣漢老師非常不以為然，但也只能課堂上數落一番，兼道德勸說，二十多年後其胞弟李嗣淦當上臺大校長，也算是一門豪傑。除了正課之外，還有一「政治大考」，每人把「國父思想」、「領袖蔣公言行」與「匪黨理論批判」三本書奉為聖經，成績攸關長官考績與個人休假，自然是如火如荼卯起來拼，甚至晚自習全部集中在中正堂研讀，也是一絕。還有國軍教戰總則十八條要求完全背誦才能休假，我真的包含標點符號能夠一字不漏默寫完畢，後來不管是指參考考試時得心應手，或對幹



校園裡的一草一木，對所有官校生而言，都滿載著回憶；其中，中正堂是官校人研讀苦背、自習考試的室內集合場。

部講話，都能深研窮究，融會貫通，以收實效。

唐飛將軍任校長時，適逢十年校區整建計畫，許多老舊建物一一打掉重練，新建了教學大樓、仙逸樓、學生活動中心、莊敬、自強兩棟教室、海文、志開、崇海、粹剛樓寢室、空地勤和學生餐廳、中正堂等四十項工程，整個校區幾乎改頭換面翻了一輪，印象深刻是日本人興建遺留的老房舍結構非常堅固，怪手都開到屋頂了還敲不垮，整日叮叮咚咚搞了好幾個禮拜，讓承包商損失不少。天上時有飛機呼嘯來去，隔鄰又有三指部在測試J79發動機，教室上課非常辛苦

，活像個大工地，直到新建物陸續完工，生活品質才獲得改善。

新生搬遷到新的寢室，比起克難多年的學長們真是莫大的福利，當然也要貢獻勞力服務，譬如粹剛樓寢室中央，就由同學們著手包了工程，有泥水工、磁磚、油漆、水電分工合作，佈置石頭假山，土法煉鋼弄了個大水池放養錦鯉，竣工落成時還邀請了校長蒞臨賞光，鐫刻「自動自發、天助人助」的石碑一座，現在還供在水池前勉勵後進小老弟，而每棟寢室大樓內白牆掛著學生精神格言的紅色刻字：「我堅定的信守責任，衛護榮譽，並誠實的遵行規定」則是出自我的傑作，當年美工組多少個挑燈苦戰的夜晚，或請公差事假趕工完成了一件件作品。

隔年新寢室迎來了另一批「小草」，依然是雞飛狗跳，每天起床號一響，第一聲吆喝必然是「寢室門口就定位」，然後就是一連幾十個交互蹲跳開啓一天的序幕，通常先由小教官學長喊一聲跳一下，動作整齊劃一，標準姿勢腳跟還要踢到屁股，有時學長口令喊累了改為喊一跳十，大夥兒劈里啪啦像下水餃，趁機打混少跳幾下的就賺到了；但人員眾多，走廊卻空間有限，有同學就講好輪流躲在寢

室內務櫃，等運動結束整內務時，再悄悄摸出來。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，有次小教官就預先埋伏在某間寢室裡，待同學活動筋骨後發牢騷時立馬像變魔術一躍而出，下場可想而知，罰勞役外加假日禁足是基本款。每天實習幹部例行的內務檢查，都在製造假日罰勤的人力，儘管棉被已折得四方端正、稜角分明，還是會被丟到樓下重新來過，「播委」每天放著「明天會更好」激勵小草鬥志，是許多新生噙著淚水，刻骨銘心的感受。

想當年每天戰戰兢兢累得死去活來，卻是任勞任怨，甘之如飴，對照今日超過多少溫度就停止操課，實無法同日而語。當然學長學弟間春風化雨的革命情感，三十年後仍深藏腦海，歷久彌新，這和民間大學生迥然不同的成長模式，是另一種刻骨銘心的無價資產。

前面提到學生寢室大樓，各是紀念奮勇抗戰不幸英年早逝的飛官，閻海文二十二歲，劉粹剛、周志開二十四歲，沈崇誨二十六歲，與其「風雲際會壯士飛，誓死報國不生還」的忠勇豪情相較，小草所遭受的挫折與淬鍊根本微不足道。今年適逢空軍官校建校九十週年慶，謹以此文記錄些青春年少曾發生的故事。

熱陽亮眼・溫情流轉

· 李敬亭 ·

今天，山上陽光燦爛，遠山含黛，近樹浮綠，是個艷陽天！我站在窗前，毫不設防地接受暖陽的愛撫，溫情流轉，浮想翩翩——

我喜歡光明也愛光亮。因為，光明是光的直白，寬廣而包容不拘；光亮是光的指點，是黑暗中的救濟。雖然，光明有時而窮，光亮隨時而滅，兩者，卻是人類生活的不可或缺。即使我們做不成普照的光明像白天的太陽，也別放棄成為指引的光亮如黑夜的燭光……

我收回思緒，這時，微風入扉，看窗外熱陽亮眼，枝頭綠葉隨風婆娑，而屋內不涼不熱，好似淑女般的溫柔。館舍四周除了鳥唱風和，以及不遠處七家灣溪的淙淙流水聲外，再也沒有其他的聲響了，一切靜極了。彷彿是受了陽光的召喚，我走出房間，站在大門外的臺階上，放眼望去，大門右邊滿園綠意盎然的是芳香萬壽菊，那一叢叢向外伸展的葉片，在烈陽下綠得發亮。菊之上是陸續長出嫩葉的梅樹，梅之上是高聳直立的老松，松之外是近嶺，嶺之外是遠山，山之上是藍得讓人想一躍而入的天穹，

萬里無雲。那一大片蔚藍，由遠而近，越過頭頂，又由近而遠，佔滿整個天空，有如平靜無波的大海，遼闊無極。而自己，從下仰望，恍如一尾悠游在海底的魚，怡然自得……。多麼奇妙的感覺啊！這種感覺無從形容，唯「舒服」兩字始能狀其況味。然後由舒服淹漫出一種只有自己懂得的淡淡的幸福……！

其實，幸福，多半時候，就是一種自我肯定的感覺！外在環境的營造只是一個過程，一個催化的過程。心安，才是關鍵！

我們身而為人，在短暫的一生當中，不論小我或大我上，都需要，也應該擺正自己的位置，才能知其份而守其正，路，就不容易走偏。所以，所謂心安者，就是把心，安放在一個正確的位置上，不再形役於私欲貪念，也不再受困於俗務俗情。這種發自於內心自我肯定而終得自在的感覺，就是幸福。

這一早的清亮，多讓人心平而氣和。感謝陽光，感謝生命，感恩一切美好！